

「為佛教，為眾生」：

試探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之師徒 因緣及其傳承意義*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 廖憶榕（釋德晟）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林建德

摘要

1963年，證嚴法師在台北慧日講堂偶然地依止印順法師為剃度師，印順法師以「為佛教，為眾生」六字勉勵，自此其秉持師訓，一生奉行。這對同時被視為對佛教、對台灣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師徒，更是分別以鮮明的學問僧、興福僧形象奠定在華人佛教史上的地位。

當代以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為主題的探討，若談及實踐面向，證嚴法師經常是被舉列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再觀目前針對「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學術研究，仍多出現在與「人間佛教」或「慈濟」相關的論題裡，其中述及兩者的師徒關係、人間佛教的實踐，其他論點則少有著墨。不可諱言地，兩者的特質風格迥異，師徒相遇誠屬殊緣，是故雖有著名的師徒關係，其他可並列研究的觀點似乎有限。

然而，本文認為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雖有很大的差異，但是也有諸多可供對照的相似之處。此外，「為佛教，為眾生」

* 2021/3/23 收稿，2021/5/24 通過審稿。

本論文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意見且細心指教，俾使本文之論述更為周延而完整，特此致謝。

的師徒相遇與傳承意義，說明師承關係除了建立於思想或修行法門，「菩薩道信念」是一份篤厚的接力行願，亦為人菩薩行的典範傳承，更可作為現代僧傳典範、宗教實踐史的新範式。

關鍵字：印順法師、證嚴法師、人間佛教、人菩薩行、菩薩道

目次

一、前言

二、「為佛教，為眾生」的師徒相遇

三、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之初步對比

四、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之相似經歷

五、菩薩道信念之一脈相承

六、結語

一、前言

當代以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為主題的探討，若談及實踐面向，證嚴法師經常是被舉列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再觀目前針對「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學術研究，仍多出現在與「人間佛教」或「慈濟」相關的論題裡，其中述及兩者的師徒關係、人間佛教的實踐，其他論點則少有著墨。

另觀一般發行的佛教報刊、財經雜誌或大眾書籍，卻可發覺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於數十年前，已受到同等的重視。1990年，《福報周報》曾票選最具影響力的佛教界十大人物，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同時入榜，分別為第五名與第一名。¹2000年，《天下雜誌》讓大眾舉列四百年來，各行各業對台灣最具影響力的人物，製作成特刊《影響 200》，²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都進入其中；爾後雜誌社又從 200 人當中，票選最具代表性的 50 位人物，證嚴法師高居第二名。2002 年，《學術台灣人》一書，

¹ 洪啟嵩發行，〈票選最具響力的年度十大佛教新聞十大佛教人物〉，《福報周報》第 116~117 期，台北：福報報業有限公司，1989 年 12 月 25 日-1990 年 1 月 6 日，頁 11-17、頁 18-21。其中十大佛教人物的排名，第一名是證嚴法師，第二名是達賴喇嘛，第三名是星雲法師，第四名是聖嚴法師，第五名是曉雲法師、印順法師、洪啟嵩居士並列，第八名是昭慧法師，第九名是悟明法師，第十名是恆清法師。參與票選者為佛教界的十八位代表人士，包含法師、居士、學者，第一名的證嚴法師獲得 14 票，第五名的印順法師獲得 9 票。

² 天下雜誌記者，《影響 200》，台北：天下雜誌，2006 年。

介紹 20 位著學立教的台灣學術人物，³「釋印順」排於第七位，標題是「闡揚『人間佛教』的佛教思想家」，⁴內容著重於他的著述豐碩，具劃時代的意義，其中卻有這段敘述：「他的弟子證嚴法師成立『慈濟功德會』，以行動實踐人間佛教的信仰，救災賑貧，成果斐然」，⁵可見著證嚴法師是唯一被介紹的弟子且受到正面肯定。

上述《天下雜誌》最終票選台灣四百年來最具影響力的 50 人，與證嚴法師同時入榜的聖嚴法師，在中華佛研所致詞時，向學生提起此票選結果，說明了佛教團體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接著他更提及：

如印順長老，也是兩百位最具影響力的人士之一，但並未入選前五十名，原因是他有一位很好的弟子——證嚴法師……印老只能影響佛教學者，而真正普遍影響全台灣的人，不是印老，而是證嚴法師。證嚴法師不僅在兩百個人之中，而且是第二名，這不簡單，因為他背後有慈濟功德會在推動。⁶

³ 莊永明總策畫，《學術台灣人》，台北：遠流出版事業，2002 年。20 位學術台灣人依序是連橫、胡適、杜聰明、錢穆、傅斯年、徐復觀、釋印順、陳紹馨、潘貫、徐慶鐘、吳大猷、戴炎輝、林朝棨、曾天從、方豪、張漢裕、李鎮源、蔣碩傑、姚一葦、張光直。

⁴ 莊永明總策畫，《學術台灣人》，頁 64-71。

⁵ 莊永明總策畫，《學術台灣人》，頁 68。

⁶ http://www.chibs.edu.tw/ch_html/CHIBS30/ch/265.html (2021 年 2 月 4 日瀏覽)。另對照《聖嚴法師年譜》，此為 1998 年 4 月 1 日，聖嚴法師於北投

這段話指出印順法師的影響層級在於佛教學者，但是證嚴法師卻是一位影響「全台灣」的人（至今已影響國際世界），呈顯出慈濟團體的普世價值與意義。

本文認為這對同時被列為對佛教、對台灣具有影響力的師徒，甚至是分別以鮮明學術、慈善特色奠定國際地位的兩者，在「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的主題，或有可供討論的觀點；不可諱言地，兩者的特質風格迥異，師徒相遇誠屬殊緣，是故雖有著名的師徒關係，其他可並列研究的觀點似乎有限。自皈依法脈論之，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是理所當然的傳承關係；而依思想理念論之，兩人最為連結者乃是「為佛教，為眾生」六字。如若以此探究兩者的傳承關係，究竟偏於薄弱或者穩厚？

本研究將從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生命歷程的殊性與共性、師徒相遇的天時地利人和、師訓的傳承與發揚等面向，嘗試發掘兩者可對照討論之處；並探究從經典理論到人間實踐，學問僧與興福僧如何行菩薩道、又如何可能接軌？希冀呈現不同以往的研究成果。

二、「為佛教，為眾生」的師徒相遇

提起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眾所熟知的故事或者最為直接的連結，即是 1963 年 2 月，證嚴法師在台北慧日講堂拜謁並依止印順法師為師，印順法師以「為佛教，為眾生」勉之，自

文化館五樓大殿進行佛研所之「創辦人時間」，為學生開示所提及之內容；參自林其賢，《聖嚴法師年譜》（第二冊），台北：法鼓文化，2016 年，頁 1150。

此成為證嚴法師一生奉行的信念。這段師徒相遇過程，非常偶然卻也非常巧合；以偶然的角​​度觀之，興許感受如此的師徒因緣締結稍嫌倉促；然以巧合的環節思之，可謂天時地利人和等條件缺一不可。

依佛教戒制，受具足戒之報名表，需填寫剃度師父法名。由於證嚴法師是自行落髮，未皈依任何出家法師，⁷故而抵達當時開辦戒壇的台北臨濟寺，報名表未填師父法名，當下有人建議可擇戒場的法師皈依，她卻婉拒而離開，原因在於想慢慢、慎重地找到可讓慧命依止的精神導師。這份堅持，是師徒相遇的首要環節。

證嚴法師至戒壇報名的前一晚，⁸掛單於台北的菩提講堂，故而決定返回東部之前，再次回到菩提講堂，告知講堂住眾之一的慧音法師欲購一套《太虛大師全書》帶回花蓮研讀；慧音法師正好知曉台北慧日講堂應可請購，故陪同證嚴法師前往。

⁷ 證嚴法師展開出家求道之路輾轉曲折，最後落腳處擇定花蓮，當時認識普明寺負責人許聰敏，乃一介虔誠佛教徒，證嚴法師自行剃度後，許老先生給予「修參」的法名，往後則蓋建一小木屋於普明寺後方供其修行。由於當年不懂出家戒律，所以證嚴法師不知剃度師父需為出家法師，卻也因為如此，使印順法師允以成全；印順法師老年時回憶此段往事，提及對證嚴法師的印象是「老老實實的一個人」，又說道：「我想，東部發心出家的人比較少，他卻能夠這樣子發心出家。他是不了解佛教的制度，所以請在家居士當師父」。參自大愛電視台，《^上印^下順導師傳紀錄片文稿》，台北：靜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頁191。

⁸ 此時的法名是「修參」，為求行文稱呼之一致，故本文之敘述皆為「證嚴法師」。

抵達目的地時，慧音法師曾就讀於新竹壹同女眾佛學院，是印順法師的學生，得知印順法師正駐錫於講堂，故而偕同證嚴法師到會客室拜謁，並簡短將戒壇情形轉知印順法師且表達證嚴法師尚未有剃度師父。購書的念頭以及慧音法師的帶領前往，是為第二環節。

在套書打包完成準備離開時，突然下起大雨，時任監院的印海法師便請慧音、證嚴法師稍候，可代為叫車載書防止淋濕。在門口等待之際，證嚴法師看到印順法師從方丈室走出的身影，轉頭詢問慧音法師：「我能不能皈依你們導師？」慧音法師回應據其所知印順法師很少收弟子，應當不可能，但仍願意幫忙詢問。突來的大雨、等候的時間，加上印順法師正巧從方丈室走出，是為第三環節。

慧音法師上前表示證嚴法師的想法之後，印順法師微笑點頭應允，卻因戒場報到時間將屆，便讓證嚴法師在佛前磕頭，簡單為其開示：「你我因緣特殊，既然要出家，就要發心『為佛教，為眾生』。我給你法號，你快去吧！」⁹是故幾分鐘的時空交集裡，「修參」有了「證嚴慧璋」的法名與法號，符合受戒資格；再次趕赴戒場完成報名手續，前一日分配的床位未被候補，因而順利進入戒壇受具足戒。收徒的應允、返回戒場的及時，是為最後的環節。

證嚴法師憶起這段在前後兩日、在一個早上與一場大雨、在原本慢慢找和突然想拜師念頭之間所促成的師徒因緣，自言

⁹ 釋證嚴，〈我思·我師·人間導師〉，收入《禮敬·追思 人間佛教導航師——印順導師》，台北：慈濟人文志業中心，2005年，頁206。

「說來不可思議」；¹⁰她自述未到慧日講堂前，對印順法師的印象來自看過其著作《佛法概論》，而印順法師則直言證嚴法師到慧日講堂：「不是來看我，他是要買部《太虛大師全書》」，¹¹可見兩人在慧日講堂相遇之前與當下，單純的交集都是著作，唯作者、編者皆是印順法師。

再從印順法師與慧日講堂的關係視之，1961年講堂方才建設完成並啟用，相對於印順法師來台築建的第一座道場、重於培養僧才的「福嚴精舍」，「慧日講堂」具有對外弘化的理想；印順法師創此講堂的構想，是想不同於應赴經懺、賣素齋、供祿位的佛教傳統特色，而以「講經弘法」為目的。印順法師任講堂首任住持，三年後期滿，由印海法師擔任第二任住持，此時是1964年；而在證嚴法師北上受戒的1963年，實際上印順法師已開始籌建嘉義妙雲蘭若，因為抵台以後在善導寺的人事紛爭、《佛法概論》事件的無端打壓，以及所有遭逢的病緣、事緣，使其升起閉關之念，欲恢復內修的生活，是故1964年夏季關房完工，便移住嘉義掩關自修。從建設慧日講堂、擔任住持期滿、南下閉關的歷程，或可說明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1963年的師徒相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時間點。¹²

另從印順法師的個性論之，他始終是位較為安靜不習慣與

¹⁰ 引自釋證嚴，〈我思·我師·人間導師〉，收入《禮敬·追思 人間佛教導師——印順導師》，頁205。

¹¹ 大愛電視台，《上印下順導師傳紀錄片文稿》，頁189。

¹² 以上年序、事件參自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新竹：正聞出版社，2005年，頁62-85、90-101、105-110、117-123，以及侯坤宏，《印順法師年譜》，新北市：國史館，2008年，頁198-221。

人打交道的僧侶，也不輕易收徒弟，他曾於自傳提及，壹同女眾佛學院有學生想依止其出家，初始他以「沒有女眾道場」推辭，後來是玄深法師主動建議讓學生剃度之後住在壹同寺，他才願意收弟子；¹³他也曾提及：「從我出家的弟子，與一般學生是沒有什麼差別的」，¹⁴更曾自省：「我聽了玄深的話，開始收女眾為徒，自己不能多教導，讓他們自立。回想起來，總有一番懊悔，也有一番歉意。」¹⁵從這些敘述可推想印順法師對於收弟子的意願不高，尤其對於無法為女眾弟子覓得一理想共住之處有著歉意，應使其更慎重考慮收女眾為徒的決定。然而，在首度照面且未有師生關係（之前所收弟子，至少是佛學院的學生）的情形下，印順法師對於完全不熟知的證嚴法師，卻能在相當短暫的時間裡應許，可謂是師徒因緣特殊！而這一份應允，背後來自證嚴法師「自己找師父」的堅持，以及各個扣合的環節，所以雖然「為佛教，為眾生」六字的師徒連結看似簡單、匆促、薄弱，但是深究分析，可體察這場師徒相遇得以圓滿，當中內蘊深厚的因緣和合。

三、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之初步對比

2008年，藍吉富於〈印順學的形成與發展〉提出「印順學派」比「印順宗派」較為「印公的崇仰者」所接受，更進一步

¹³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124。由於壹同女眾佛學院辦學第二年，要求學眾要剃度，所以方才有學生想依止印順法師為剃度師。

¹⁴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125。

¹⁵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128。

說明：「成立學派的主要用意，當然是在弘揚或詮釋印順學的內涵，以供後世之佛子或佛學研究者取資」。¹⁶邱敏捷受藍吉富之啟發，以「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申請國科會專題計畫，其後則出版《「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¹⁷一書；而邱敏捷的訪題中，有一問題即是以藍吉富未將釋證嚴 / 慈濟功德會納入「印順學派」的看法，請教諸位佛教界法師及學者。

邱敏捷得到的回應，可由下表得到歸納：

| 受訪人物 ¹⁸ | 觀點見解 | 認同傾向 ¹⁹ | | |
|--------------------|---|--------------------|----|----|
| | | 肯定 | 保留 | 持平 |
| 藍吉富 | ◎證嚴法師傳承的，是印老的精神。 ◎證嚴法師不宜列入印順學派範圍原因：一、不是學術界人物，特長不在佛學思想。二、雖有講一 | | ✓ | |

¹⁶ 藍吉富，〈印順學的形成與發展〉，《第七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會議會議論文》，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主辦，2008年5月31日-6月1日，頁8。

¹⁷ 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台南：妙心出版社，2011年。

¹⁸ 排序依原書之順序而列。

¹⁹ 此處之所以為「認同傾向」，乃取其大致意向，未必是截然分立的。

| | | | | |
|------|--|---|---|--|
| | 些思想，但與印順學不相符。 | | | |
| 寬謙法師 | ◎「慈濟功德會」並不以弘揚印順導師思想為主，是以證嚴法師為主導；「慈濟功德會」也未深探或著力弘揚導師思想。 | | ✓ | |
| 宏印法師 | ◎證嚴法師在思想上受到印順導師啟發，「人間佛教入世關懷」受到導師啟迪是事實。 ◎但是在佛法解脫道次第等法義方面，看不出傳承或引用自導師的痕跡。 | | ✓ | |
| 楊惠南 | ◎證嚴法師的慈濟功德會，表面上應是以印順導師「人間佛教」思想為標榜，但在思想實質上未完全忠實詮釋。 ◎慈濟吸收印老與太虛大師對人間的關懷面，證嚴法師弘法的內容與書冊，雖與印老思想關連不大，但印老的重心並非學 | ✓ | | |

| | | | | |
|-------------|---|--|--|----------|
| | <p>究方面而是真正落實人間，在這方面，慈濟做得很多。</p> <p>◎慈濟宗在立宗開派上的準則還是有印順導師思想，因此慈濟當然也可以算在印順學派當中。</p> | | | |
| <p>林建德</p> | <p>◎證嚴法師和印順導師的思想很不一樣，但他們的情操、精神、理念是相通的。</p> <p>◎證嚴法師所做的就是菩薩道的貫徹，這點與佛陀、與導師觀點是一樣的。</p> <p>◎以理性的分析而言，可理解藍吉富老師未將慈濟列入印順後學的道理，但就情感方面，我希望兩者之間不要做切割。</p> | | | <p>✓</p> |
| <p>慧理法師</p> | <p>◎印順導師與證嚴法師在思想與實踐上，有明顯的不同處。依常理而言本應如此，每個人的思想有其獨特與差異點。</p> <p>◎但在導師與證嚴法師身</p> | | | <p>✓</p> |

| | | | | |
|------|--|--|---|--|
| | <p>上，可看到相同的地方， 即二人都是悲願為眾生的 人菩薩行者。</p> | | | |
| 昭慧法師 | <p>◎情感上，證嚴法師印順導師的師徒情誼很深，是無庸置疑。思想上，證嚴法師並非刻意與導師劃清界線，只是證嚴法師一向以法華三部經為主，思想偏重真常唯心系。</p> <p>◎證嚴法師與導師的法緣深厚殆無疑義，但要確切判定證嚴法師是印順學派一員，則是有困難的。</p> | | ✓ | |
| 德傳法師 | <p>◎靜思法脈的傳承，受印順導師「為佛教、為眾生」的影響深遠。</p> <p>◎慈濟在思想的傳承上，與印順導師思想不是很直接。</p> <p>◎證嚴上人認為「為佛教、為眾生」的慈濟志業，一輩子做不完，在行誼上奉行不輟，但上人不認</p> | | ✓ | |

| | | | | |
|-----|---|--|---|---|
| | 為「慈濟宗門」可為「印順學派」的一支。法脈師徒關係上的不可切割，不等於思想理論環環相扣。 | | | |
| 江燦騰 | ◎證嚴法師與印老，他們在佛教界其實是一個平行線。他們的精神實踐上接近，但兩者思想的源頭不同。 | | ✓ | |
| 溫金柯 | ◎印老提倡「人間佛教」、「人乘菩薩行」，慈濟在這個色彩上是很濃厚的。 ◎至於慈濟在印順學派的位置為何，應當親自請問證嚴法師是否認為屬於印順學派。 | | | ✓ |

（表一：「印順學派」受訪者表達「證嚴思想是否屬於印順學派」之觀點）²⁰

據上結果，可見態度肯定、保留、持平者各有，而其中肯定或持平者，則是較從師徒關係、人間佛教思想上去理解；至

²⁰ 以上內容依序出自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一書，頁7、8、51、52、98、109、110、179、180、205、243、244、315、316、345、436。

於慈濟內部的出家眾代表，則表示「法脈師徒關係上的不可切割，不等於思想理論環環相扣」，委婉地說明兩者思想沒有緊密關係。²¹

從學者、僧眾代表對「印順學派」與證嚴法師的關係所持看法，可知學界、教界對於兩者在思想上的傳承是不盡認同的。而在思想的差異以外，另外尚有哪些不同之處？

（一）原生家庭與性格養成

印順法師來自半農半商的家庭，²²父親在近錢塘江的小鎮

²¹ 實際上，除此訪談結果認為兩者思想沒有緊密關聯以外，另如丁仁傑也曾提出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連結有幾個弔詭之處，比如印順法師自言證嚴法師之慈濟志業不能說是受其影響，但證嚴法師卻強調深受師父「為佛教，為眾生」與「人間佛教」的影響；又如印順法師從事佛學教育，「人間佛教」為何不是佛學院弟子傳承而是由另一關係較為疏遠的證嚴法師傳承？而江燦騰也在〈慈濟宗的建立與當代台灣佛教思想的詮釋衝突〉一文，提出2005年10月「法鼓宗」的成立、2006年12月「慈濟宗」的成立，是「印順圓寂後的『去印順化』行動」；並且提出證嚴法師創立「慈濟宗」根據的核心經典是《無量義經》的佛教思想，與「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的關聯性是否存在」的質疑與討論。以上參自丁仁傑，〈進步、認同、與宗教救贖取向的入世性轉向：歷史情境中的人間佛教及其行動類型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62期（台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6年6月），頁67-68。另請詳見江燦騰，〈慈濟宗的建立與當代台灣佛教思想的詮釋衝突〉，收入《北臺灣科技學院通識學報》第6期，台北：北臺灣科技學院通識教育中心，2010年6月，頁67-88。

²² 印順法師（1906-2005），俗名張鹿芹，浙江海寧人。因考慮文章書寫之一致性，故而論及印順法師俗家時期，未使用其俗名稱呼。

經營雜貨店，家中亦有大約十畝的田地；由其自傳可略見其家中人口僅在外經商的父親，以及身體不太強健且獨自處理家務、做非常辛勞養蠶工作的母親，和一位大她七歲的姊姊。從其敘述母親勞累引發生病，僅能臥床等待天暖才慢慢轉好，又出嫁的姊姊在生產後因痢疾去世，而印順法師述及自身幼年身體寡薄，曾患了大半年的瘧疾卻未被看做大病；據此可推知此等家況應偏於拮据，是故營養不足身子骨偏弱，有病亦無法供錢就醫。²³此外，印順法師憶及離家就讀高等小學、寄宿於學校時，有感「鄉下來的孩子，體格差，衣服、文具都不及同學們，產生了自卑感、孤獨感」，²⁴甚至在高等小學畢業後礙於經濟所限從此失學。

證嚴法師來自經營劇院的家庭，²⁵自幼過繼給叔叔、嬸嬸，成為其養女。²⁶童年近青少年階段正逢戰後台灣經濟好轉之時，家裡的劇院從原本只演歌仔戲，爾後開始放映電影，並且陸續在台中一帶開了七家劇院。據其養母回憶自身體弱，倘需看病時，當時正讀小學的證嚴法師便會快步跑去尋醫，由此可見請醫師至家中診病應是常事；另外，其養母提及證嚴法師自小不但是用功的學生，也十分主動打理家務、照顧弟妹，後來家中請了女傭方才前往劇院幫忙父親，證嚴法師曾憶述：「養父經營戲院有成，俗家境況尚佳，生活無虞，也僱傭做事，雖未受

²³ 參自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215-218。

²⁴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223。

²⁵ 證嚴法師（1937-），俗名王錦雲，台中清水人。因考慮文章書寫之一致性，故而論及證嚴法師俗家時期，未使用其俗名稱呼。

²⁶ 雲菁，《千手佛心——證嚴法師》，台南：大千文化，1995年，頁 194-195。

貧窮所苦，然也目睹民生貧窮的窘況」，²⁷可見得證嚴法師的家庭景況，與彼時普遍貧窮的時代（光復初期），形成明顯對比。又，其養母亦曾表達基於對於證嚴法師的疼愛（當時是乖巧的少女），為其準備的衣服都是以最好的料子量身訂做，亦贈過她貴重的飾品希冀予以福氣。²⁸

印順法師高小畢業後，被安排學習中醫卻迷上仙道方術之書；後至小學教書，卻因拘謹不活潑無法產生興趣，卻在這期間接觸到唯識與三論相關經典，默默地從《辭源》抄錄佛法的術語。從學醫到教書的過程，可見得印順法師在鄉下的單純環境裡，始終維持一種偏於靜態處事的性格，他曾自評生性內向不會應酬、不愛活動也不會向外發展、不主動訪晤他人（甚至向人說話都是怯生生的），是故「只能在安靜的、內向的，發展自己所能表現的一面」。²⁹反觀證嚴法師在父親的劇院裡協助，從販賣部、收票、管帳等一切相關事務，她都學習快速且操持有度，成為父親最得力的助手，因此在父親驟逝後，方能馬上擔起管理所有劇院的重責；從協助而掌持劇院的背景，可推想證嚴法師有做生意的天賦，且其在人來人往的劇院，無論是與人互動、交涉，或者有機會觀看影劇所演的人生百態，皆是使她直接接觸形形色色的人物與人事（眾生相），可謂有相當程度的社會歷練並且見識世面。

²⁷ 釋德胤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2008年，頁42。

²⁸ 參自雲菁，《千手佛心——證嚴法師》，頁198-201。

²⁹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223。

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前者是自大陸輾轉抵台的僧侶，後者則是台灣土生土長的僧侶；前者的原生家庭屬於略為貧困的農村小戶，後者屬於衣食無虞的富有人家。是故從經濟背景而言，兩者的差距甚大；再由成長歷程視之，兩人出家前的經歷與性格，似也透現出其出家後的弘法風格。

（二）出家前後之佛學思想傾向

印順法師出家之前，偶然於〈莊子序〉引發求法的動機：「十四年（二十歲），在這裡讀到馮夢禎的《莊子》序說：『然則莊文郭（象）注，其佛法之先驅耶』！引起我探究佛法的動機。」³⁰此後在商務印書館與其他的刻經處，購得《成唯識論學記》、《相宗綱要》、《三論宗綱要》、《三論玄義》以及三論的嘉祥注疏等著作。儘管「三論」與「唯識」屬於艱深的佛法思想，印順法師無人可問僅靠自修，故而理解有限，卻因此更嚮往如是高深的法義。出家後，1931年春季前往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進修，此一時期的閩南佛學院正好著重於三論與唯識的部分，印順法師便感到「在這一學團中，思想非常契合」，³¹足見他對學團的認同；由此可證印順法師的早年修學時期，與「三論」、「唯識」二大思想特別相契。

出家前的證嚴法師，因父親往生而前往豐原慈雲寺為做佛事，後因身體不適暫居於此，正好有信徒向寺院法師請示家中有部破舊的《法華經》，該當如何處理為宜；證嚴法師首次聽到《法華經》之經名，感受非常歡喜，故主動詢問並花上一筆

³⁰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218-219。

³¹ 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台北：正聞出版社，1985年，頁 6。

為數不小的費用請回。³²爾後離家欲求出家的過程，寄居於台東蓮社之時，前往一位糖廠總務課長家做客，發現一部日文版的《法華經大講座》，方才知曉《法華三部》的順序是《無量義經》、《法華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並且在翻開《無量義經》時，被「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劫」十六字震撼。³³雖然證嚴法師在出家前，還未深讀「法華三部」，但由其初次聽到《法華經》的歡喜、首回看到《無量義經》的震撼，可知「法華」思想對其有深刻的觸動。

出家後的印順法師，1932-1936年間曾至普陀佛頂山慧濟寺閱藏，在覽讀《大藏經》時，發現佛法的多采多姿，其形容為「百花爭放」、「千巖競秀」；又，閱讀《阿含經》與各部廣《律》時，印順法師覺得不同於部分大乘經典是表現於信仰與理想之中，故讓他升起「現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是故印順法師於閱藏之際，體會佛法的法門廣大，從而改變對佛法的認知觀點，不再侷限於三論與唯識。

出家後的證嚴法師，在花蓮普明寺後方的小木屋，禮拜、讀誦、抄寫《法華經》，逐漸體會整部《法華經》無論談過去諸佛抑或未來諸佛的世界，都不離菩薩道；此外，其認為《無量義經》的經文簡要入世，內容亦揭示《法華經》的主要精神。是故，證嚴法師雖是近年才對慈濟僧俗二眾闡明「靜思法脈，從小木屋開始，以《法華經》為主，《無量義經》為精髓」，但可察見在其出家初始所趣入的思想與修行法門，已然相當確

³² 釋德胤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 49-50。

³³ 釋德胤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 51-52。

定。

綜上所述，印順法師出家前後的思想傾向有所轉變，閱藏使他發覺佛法的多采多姿，不再僅是獨重三論、唯識，其一生以弘揚「龍樹中觀學」為職志，以《大智度論》為抉擇佛法的準繩，《大智度論》講「深觀廣行」的菩薩道，有修證有實踐，「人間佛教」的思想源自於此；故而閱藏不僅增廣印順法師的視野，也更肯定其對「龍樹中觀學」的崇仰。證嚴法師出家前後的思想傾向，始終以《法華經》一系為重心，深信「法華」人人皆能成佛的思想，並以之為創立宗門法脈的依據。故而若以大乘三系區分，印順法師可謂傾向「性空唯名」，證嚴法師則傾向「真常唯心」。

（三）學問與慈善之不同形象

相對於證嚴法師之實作、實務取向，印順法師明顯地偏重於思想和理論。根據印順法師自述修學歷程分作五期，在第二期「求法閱藏」階段，受到太虛「人生佛教」思想的啟發，還有閱藏期間發現大乘經典勸發修持、重於信仰實踐，又從《阿含經》以及各部的廣《律》裡，感受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與真實感；爾後，讀到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與木村泰賢的《印度哲學宗教史》，影響他從現實世間的一定時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本源與流變。到了第三期「思想確定」階段，他提出大乘三系的分判、印度佛教史的分期，強調雖不滿印度佛教晚期神祕欲樂的傾向，但他對佛法的立場是堅持「大乘」，也在此時期明確地提出「人間佛教」思想。依此可知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

思想是慢慢萌茁而成熟成形，³⁴其中引發他重視人間正行與菩薩精神者，乃相傳為龍樹著述的《大智度論》與《十住毘婆沙論》等，龍樹思想起了關鍵性的深刻影響。³⁵

³⁴ 實際上，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從醞釀到成熟經歷數十年之久，其雖然在未抵台「思想確定」階段已提出「人間佛教」的想法，但是直至他晚年 84 歲時，有鑑於著作太多，讀者不能理解其核心思想，才以〈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約三萬字，收入《華雨集》第四冊）表明自身的立場與定位，從「印度佛教嬗變歷程」說明「對佛教思想的判攝原則」，明確表示「人間佛教」的意義；由此可證，印順法師從 36 歲發表〈佛在人間〉，47 歲在香港淨業林宣講「人間佛教」，依序提出〈人間佛教緒言〉、〈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人性〉、〈人間佛教要略〉，直至 84 歲發表〈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期間，已對「人間佛教」思想投注長年關注（約 48 年，此尚未計算 36 歲前所受之啟發）。以上參見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151-153、56-157、168-169。越建東亦留意到印順法師對於「人間佛教」思想的著作歷程相當長久，指出直至印順法師 96 歲應邀挑選出「人間佛教」論文之集書後，其「人間佛教」所主張的內容大致底定；可參越建東，〈聖嚴法師與印順導師之思想比較——以人間淨土和人間佛教為例〉，收入《聖嚴研究》（第八輯），台北：聖嚴教育基金會，2016 年，頁 199。

³⁵ 如釋厚觀在〈印順導師讚歎的菩薩精神〉指出，印順法師所推崇的菩薩精神是不求急證自利解脫，而是從利他中完成自利，菩薩要長久在生死世間中利益眾生，必須「堅定信念」、「長養慈悲」、「勝解空性」；而印順法師之所以推崇龍樹，乃是其作《大智度論》與《十住毘婆沙論》，讚歎菩薩精神的偉大、弘闡菩薩的廣大行，而且其立論「深觀、廣行並重，能夠淡去神化他力的色彩，不違背緣起，又能調和『佛法』解脫道與『大乘佛法』菩薩道之對立，直探釋尊菩薩道之本懷。」釋厚觀，〈印順導師讚歎

相對於印順法師偏重於思想和學術研究，證嚴法師以實際事行來展演其菩薩觀，除了受到印順法師「為佛教，為眾生」的信仰啟蒙外，大乘佛典如《無量義經》、《法華經》等亦對她產生深遠啟發，如證嚴法師說：「《無量義經》云：『菩提大道直』，菩薩道是一條筆直的大路，我們都是慈濟宗門的菩薩行者」、「慈濟宗門行的是《無量義經》的法門……我是直接帶大家走入經典」³⁶，並進一步說明全球慈濟人的菩薩身影，都是用愛付出的人生，而此便是「行經最好的註解」。³⁷另外，證嚴法師在口述的思想歷程提及「雖然慈濟以《法華經》做為精神所在，但我真正專心深入研究的是《無量義經》。因為經文的每一句話，敘述人人都可以成為菩薩，而不依靠神通變化。」³⁸接著又闡述佛陀說法共四十九年，前四十二年談空說有皆是方便法門，「唯有後七年講《法華經》之菩薩道精神，才是真實法，暢佛本懷，所以《法華經》是佛法的中道，不偏空也不偏有。」³⁹在在表明其宣講《法華經》的用意。除此，證嚴法師近期的開示也再三推重《法華經》（以之為「法髓」），表示她這一生來人間的發願唯獨希望以《法華經》來鋪路成為菩薩道；如是皆明白地表述自身對《法華經》的重視，以及透過「身行」之入世實踐來廣度有情、走向菩薩道的心願。

的菩薩精神)，收入《印順導師百歲嵩壽祝壽文集》（論文篇），頁 26-28。

³⁶ 證嚴法師，《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台北：天下遠見，2008 年），頁 119。

³⁷ 證嚴法師，《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頁 44。

³⁸ 釋德伋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 67。

³⁹ 釋德伋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 67。

總之，若以行誼典範區分，從印順法師一生遊心法海、著作等身，其較偏於「學問僧」之形象；證嚴法師的慈濟志業以慈善起家、逐漸擴展為四大志業八大法印，⁴⁰較偏於「興福僧」的形象，更顯兩者的差異所在。

（四）宗派定位之立場

印順法師自述：「有人說我是三論宗，是空宗，而不知我只是佛弟子，是不屬於任何宗派的」、「我不屬於宗派徒裔，也不為民族情感所拘蔽」，⁴¹另亦說明自身立場是憑著教典而來的信念為佛法而學、為佛教而學，「希望條理出不違佛法本義，又能適應現代人心的正道，為佛法的久住世間而盡一分佛弟子的責任」，⁴²強調自己不是為考證而考證、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者。因此即便後有學者提出「印順學派」或「印順學」的說法，依舊無可定義印順法師屬於何者宗派。

證嚴法師在 2006 年底，慈濟成立四十年之時，提出「立宗門、傳法脈」，以《法華經》為精神，以《無量義經》為依歸；2016 年 10 月，慈濟成立五十一年之時，則召開世界性的論壇，正式立宗傳法，其說道：「二〇一六是我們正式的立宗。法脈正傳，宗門正立；我們不是淨土宗，也不是禪宗，如果有人問我們是什麼宗？我們說是『慈濟宗』；我們是『慈濟宗』，

⁴⁰ 此指慈濟「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加上「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社區志工、環保」，稱之為八大法印。

⁴¹ 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頁 50、53。

⁴² 印順，《華雨集》（四），新竹：正聞出版社，1993 年，頁 47。

所修的是人間菩薩道。」⁴³證嚴法師可謂是台灣首位創立佛教宗門與法脈的比丘尼，⁴⁴甚至是佛教史上比丘尼創宗的第一人。

據上，可見著師徒二人對於建宗立派的態度，有截然不同的立場。從提出理念到正式立宗，歷經十載以上的醞釀乃至時機成熟，本文認為或可理解證嚴法師是以和緩而獲得認同的方式成立「慈濟宗」。誠然，印順法師於 2005 年辭世，證嚴法師翌年方才提出立宗門法脈的想法，是故無可得知印順法師的看法；本文認為師徒立場雖然各異，然即便印順法師在世，會尊重弟子的作法，而證嚴法師在自身師父圓寂後才表示立場，是出自尊重師父的心念。

根據以上身分背景、學佛入門與思想傾向，以及創立宗派之立場，可初步歸納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差異如下：

| 對照者 內容 | 印順法師 | 證嚴法師 |
|-----------|--------|----------|
| 身分背景 | 渡台僧侶 | 土生土長台灣僧侶 |
| 學佛入門 | 唯識、三論宗 | 法華三部 |

⁴³ 釋證嚴，〈慈濟宗門 靜思法脈〉，樓宇烈、赫曼·李奧納等著，《慈濟宗門的普世價值》，台北：慈濟傳播人文志業，2017年，頁 44-45。

⁴⁴ 在台灣佛教界宣布立宗者，尚有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在 2005 年創立「中華禪法鼓宗」，但是其提出：「其實中華禪法鼓宗並非我獨創，我是整合了過去的漢傳禪佛教，不僅保留了十八、十九世紀中國禪宗寺院好的部分，對於隋唐到宋的禪宗的優點也全部加以吸收、消化，而為法鼓宗所用。因此我們成立『中華禪法鼓宗』，是有歷史性，具有漢傳佛教的特色。」強調此非獨創，而是對漢傳禪佛教的整合。

參自 <https://www.shengyen.org/bio-ancestry.php> (2021年3月1日瀏覽)

| | | |
|------|--------------------------|--------------------------|
| 思想傾向 | 性空唯名 | 真常唯心 |
| 宗派理念 | 超越宗派 (不為一宗一派之徒裔) | 開山立宗 (創立慈濟宗門 靜思法脈) |
| 行誼典範 | 學問僧 (重理論，智增上， 偏修慧) | 興福僧 (重實踐，悲增上， 偏修福) |

(表二：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初步對照相異之處)

四、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之相似經歷

前文提出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雖是佛教界著名的師徒，但是兩者在諸多面向差異甚大；然差異甚大是否可能異中有同？或是否具有相契之處？在「為佛教，為眾生」的連結以外，兩者的生命故事、慧命增長歷程，有否隱而不顯卻深刻可對照之處？

本文從印順法師的自傳與傳記、證嚴法師的傳記與口述記錄，探究兩者面對生命無常的內在思維（無論是面對生命殞落或是親歷生命奔波），以及佛教在其人生開啟的意義，有以下的發現：

(一) 出家初衷：從至親離世到求道嚮往

印順法師的父母與叔祖父在一年內相繼去世，在求醫求藥與辦理喪事的忙碌與悲傷裡，促使他興起出家之念，其自述：「內心的沉悶抑鬱，在近年佛法的熏習下，引發我出家的決心」。

⁴⁵證嚴法師的養父值壯年階段猝逝，並因民間習俗看日擇時之故，在去世翌日便出殯下葬，致使 23 歲的她感到震驚且不捨；爾後至寺院為養父做佛事禮拜《梁皇寶懺》，方引發其思考人生業力、人生無常等問題，她自述：「於是萌生尋找出家目標的念頭，尋思將來若出家，如果不能兼利天下，就要獨善其身。這是我『發心』之始。」⁴⁶據上可見兩者對於至親的離世，在極度震撼與傷感中，都想在「佛法」裡找尋答案。

（二）佛教印象：「傳統佛教」的疑惑

印順法師出家以前，在家鄉的小區域內，未見莊嚴的寺院與講經說法的出家人，只見著香火道場、只有經懺應赴；⁴⁷他不禁疑惑自身雖接觸的經論有限，但無法相信佛教僅是如此：「理解到的佛教，與現實佛教界差距太大，這是我學佛以來，引起嚴重關切的問題。這到底是佛法傳來中國，年代久遠，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變質？還是在印度就是這樣……」⁴⁸。證嚴法師因替養父做佛事，開始親近家鄉的佛寺，後來因身體不適至寺院靜養，見到法師們為趕赴經懺，即使半夜也需整裝外出，致使她內心產生疑惑，認為出家是神聖之事，而說：「真正的修行生活不應如此，深感應提升佛法教育，以道理開啟人心。」

⁴⁵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4。

⁴⁶ 釋德胤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 48。

⁴⁷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4 以及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頁 5。

⁴⁸ 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頁 5。

首要之務，應破除當時民間對佛教的迷信作法與觀感……」。⁴⁹由此看來，兩人出家前對於「正信」的佛法以及「趕經懺」的風氣，皆升起疑問與省思。

（三）偶然拜師：不可思議師徒緣

印順法師因為至親離世，又深感鄉村佛法衰弱，立志尋找佛法興盛的地方，故而願意出家至外地修學。但是在他充滿希望前往報考通過的「北平菩提學院」時，才發現無法啟辦；他茫然地從北平、上海到達香火鼎盛的普陀山時，在前山後山敬香時，遇到想出家的王姓青年，兩人經過一番周折到達福泉庵，未料隔天志同道合的友人卻被家人帶回，反而印順法師以香客身分住下，並且數日後依止清念老法師出家。印順法師原是陪同偶遇的同道尋訪出家之處，方從偌大的普陀山間接找到安靜的落腳處，未料最後僅剩自己出家。其在自傳回憶：「很多人問我，你怎麼會跟一位（語言不通的）福建老和尚出家？我自己也說不出來。我想要出家，而會從福泉庵念公出家，這不但意想不到，夢也夢不到的。」⁵⁰

證嚴法師在養父猝逝後，開始思考人生業力、無常等問題，在決定出家後，她有兩次的離家紀錄。第一次離家，是1959年到汐止靜修院，五天被帶回；第二次離家，是1960年9月，

⁴⁹ 釋德汎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47-48。

⁵⁰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9。事實上還有另一特殊緣分，當時印順法師與半途認識的友人結伴拿著《普陀山指南》尋至般若精舍，出來引介他們前往福泉庵的出家人，正是太虛法師所言「平生第一摯友」的昱山法師，其後也成為印順法師的義師父。

當時行李只有《法華經》，她與陪同離家的修道法師一路南下轉往東部，先後到了台東鹿野鄉，繼而移居鹿野王母廟、知本清覺寺、玉里玉泉寺、花蓮東淨寺、台東佛教蓮社等處，最後在花蓮秀林普明寺落腳，這次的紀錄是從此進入如來之家。之後北上受具足戒時，因無剃度師父故而轉往慧日講堂購書，在一場大雨及不經意遇著印順法師後，兩人成為師徒。

（四）病身常在、病緣相惜

從印順法師的自傳，可知其是早產兒、先天營養不足，後天因家境貧乏無法滋補，又在大陸期間躲避戰亂四處奔波，亦因著述與辦學勞心勞力、小病不斷，抵台後數度被開立病危通知；故他自述：「無時不在病中，對我來說，病已成為常態」、⁵¹「『人生無有不病時』，對我來說，這是正確不過的，健康只是病輕些而已」。⁵²證嚴法師有先天性的心臟病，出家前面對養父突然病逝，她曾自述在父親往生後，即是其「先天性心臟病」最明顯的時候；出家以後，其勤儉克難自修、創辦慈濟功德會，身體瘦弱積勞成疾，在 42 歲時已罹患心絞痛，她回顧道：「一九七九年，是我身體最危急的時候。當時說暈過去就暈過去，心絞痛一天不知道要發作幾次，尤其是天將亮的時候，時常都是突然間一陣絞痛」⁵³，心臟疾病隨時處於險況；長年累月為

⁵¹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30。

⁵²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203。

⁵³ 釋證嚴，《靜思法髓溯源》（二），台北：靜思人文，2021 年，頁 518。另參自潘煊，《行願半世紀：證嚴法師與慈濟》，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 年，頁 111。此外，盧蕙馨提及，證嚴法師曾自述自身在受戒回來講經四

慈濟志業奔忙，時常體力透支，卻堅持行腳、講經至今不輟。

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隨時都處於病身之中，在兩人成為師徒之時，曾有弟子笑言印順法師又收了一個「藥罐子」；但是本文發現兩者在慈濟相關出版品中，多次記述師徒二人互相關心、提醒對方的身體情形。⁵⁴是以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雖在語言上溝通不甚暢通，相聚的時光也不算多，但卻病緣相惜、相互支持，兩者皆因病身常在而更堅定願力，⁵⁵共同走在「為佛教，為眾生」的菩薩道上。

個月之時，當時去看病，肝和心臟都有毛病；參見盧蕙馨，〈現代佛教女性的身體語言與性別重建：以慈濟功德會為例〉，收入李玉珍、林美玫合編，《婦女與宗教：跨領域的視野》，台北：里仁書局，2003年，頁238。

⁵⁴ 印順法師晚年在靜思精舍安住，見到證嚴法師忙碌奔波且日益消瘦，經常叮嚀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1989年，證嚴法師有段期間心臟病常犯，印順法師至醫院關懷並叮囑保重身體。另外，印順法師晚年身體虛弱，已經再無法遠行，證嚴法師因心臟問題不便搭機，但仍鼓勵師父把身體養好，待有力氣一同回大陸。參自《禮敬·追思 人間佛教導航師——印順導師》，頁109、112。另於靜思文化發行，《法譬如水：慧命的導航師（DVD）》，2003年，亦有提及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互動關懷。

⁵⁵ 比如印順法師〈掩關遙寄〉所言：「願此危脆身，仰憑三寶力；教證得增上，自他咸喜悅！」比如證嚴法師與慈濟醫院同仁座談所道：「我很固執，而且是擇善固執，認定該做的事，誰都阻止不了我；即使有人反對，甚至會來阻止，我還是抱持希望，因為『信己無私，信人有愛』。」兩者皆自知體弱多病，卻都願以危脆之身堅定行願之路。引自印順，《華雨香雲》，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新版，頁395、釋證嚴，《靜思法髓溯源》（二），頁514。

綜合上述，論出家因緣，同在 25 歲現出家相的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都有遭遇幾番波折，方才入如來之家；論人生遷徙途徑，前者有自大陸跨海來台的經歷，後者有自台灣西部移往東部的經歷。論學佛因緣，兩者均是從家鄉的寺廟開始接觸，亦都對「趕經懺」一事產生疑惑，雖然兩者成長的時代背景與環境各異，但是所認識的佛教都讓他們感到失落；然他們並未捨棄這份信仰，而是深入省思，想尋求純正的佛法、想提升佛法的修行品質與教育，最後堅定走上出家道途，故認為他們具「願有決斷」⁵⁶的特質，這份特質可視為他們一生行菩薩道的重要基點。

五、菩薩道信念之一脈相承⁵⁷

前文歸納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其訪問印順法師相關之弟子門生的問題之一，即是證嚴

⁵⁶ 余德慧：「依照海德格的講法是，在進入『真實存有』的狀態之前，你會發展出一種『願有決斷』，也就是下定決心，從自由在地存有方式翻轉成『真實存有』。這其實就是『轉化』裡頭的一個核心問題。像那些突然決定出家或變成一個虔誠教徒的人，他們就是因為『願有決斷』的緣故。」引自余德慧，《生命轉化的技藝學》，台北：心靈工坊，2018年，頁108-109。本文使用「願有決斷」之字詞，也許與余德慧老師的詮釋有些出入，但本文欲表達的，即是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對於「接觸」到的佛教雖然產生疑惑，甚至看到令他們失望之處，但是他們仍在這樣的疑惑或失望後，突然且堅定地「離家」尋求「出家」道途，感受出是一種決斷的發願。

⁵⁷ 關於「菩薩道信念之一脈相承」，另可參林建德，〈印順學派與慈濟宗門——試論印順思想對慈濟志業開展之可能啟發〉，收入《玄奘佛學研究》第十七期，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2012年3月，頁104-107。

法師是否可列為「印順學派」，所得到的答案多是持平或保留（偏於反對）。邱敏捷完成著作之後，發表〈論印順學派的成立〉，⁵⁸文中討論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思想是否具傳承關係，有持反對與贊同兩方的學者，而邱敏捷則羅列數點因由，認為：「慈濟證嚴與印順學派之間有著無法分割的關係，不能不算是印順學派的一支，然從思想上的差異來看，算是一種歧出。畢竟，在師承上，弟子不必亦步亦趨地跟從師父，甚至有開創、有歧出。」⁵⁹點出師徒的相承，「歧出」或「開創」都是一種可能，而此無礙於師徒關係。據此，本文認為傳統的師徒相承關係，多重「思想」或「法門」上的傳承，但是除此之外，是否另有其他可做為傳承的「條件」呢？以下將由此進路探討之。

（一）自修歷程與大乘佛典的宣講

前述談及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佛學思想傾向，前者以「性空唯名系」為主，後者以「真常唯心系」為主；本文認為雖兩者差異甚巨，但是在學思歷程有其相似之處。另外，兩者對於大乘菩薩道經典的宣講，有其經典選擇的重疊之處。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在思想、學術著作上無從平衡比較，但是本文從學思歷程切入，即是關注他們在自學的過程所著重的修行法門、研讀典籍，此將影響他們日後的弘法導向。

1、自學與掩關

⁵⁸ 邱敏捷，〈論印順學派的成立〉，收入《台灣文獻》第六十二卷第三期，2011年，頁321-349。

⁵⁹ 邱敏捷，〈論印順學派的成立〉，頁342。

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世學學歷皆為「小學畢業」，⁶⁰印順法師雖於出家後曾入佛學院就讀，卻因生病而休學，故聽課總計不到四個月。故而，在佛學上的進修，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皆以「自學自修」為主。印順法師抵台前，曾前往普陀佛頂山慧濟寺閱藏，亦在抵台後曾至嘉義閉關自修；證嚴法師則是於受戒後，返回花蓮的小木屋裡精進自修，本文以為可視作其清修掩關的經歷。此外，兩者在出家前，都讀過《聖經》，代表他們皆有佛教以外的宗教接觸。

2、菩薩道經典之宣講

印順法師向來的著述立說以「中觀學」、「空宗」為主，若以此對比中國佛教所重視的大乘經典與修行法門，確實著墨較少。⁶¹證嚴法師則公開以《法華經》、《無量義經》為慈濟宗門、

⁶⁰ 印順法師憶及早年的修學歷程，從高等小學畢業以後即被父親安排去學習中醫，故而自述：「從一般教育來說，我從此就失學了！」參自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216。至於印順法師 1973 年獲得日本大正大學頒予正式的「文學博士」學位證書，並非親往就讀修學而得，乃日本佛教學者牛場真玄教授翻譯其《中國禪宗史》一書代為申請審查（此為大正大學訂定之學位頒授舊制），審查通過以後，印順法師成為該校第十三號文學博士。在台灣以著作獲得日本正式博士學位者，尚有蚊子專家連日清，其於 1969 年獲頒長崎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⁶¹ 學界與教界，咸認印順法師畢生研精覃奧的領域為「印度佛教」，從研究成果而言確實是如此。然而，本文認為印順法師是關懷漢傳佛教的發展，故從印度佛教去溯源純正佛法、原始精神以及衰亡的原因，以之匡正中國佛教的弊端。慧璉法師曾提出儘管印順法師對於中國佛教的寫作，遠遠不及印度佛教著作的數量，但每篇都「見人所不能見，言人所不敢言」，即

靜思法脈的依歸，並且著重宣講法華教義；其於小木屋清修時期，即以抄寫、研讀《法華經》為定課，第一部所講亦為《法華經》，之後方才講解其他經典。

然而，證嚴法師最為注重的《法華經》，印順法師亦曾講解詮釋其中幾品。⁶²再者，證嚴法師講述過《地藏經》，⁶³而印順法師演說過「地藏菩薩之聖德及其法門」。⁶⁴除此，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都講過《藥師經》，完整的講經內容皆有出版。⁶⁵由此觀之，兩人的研習途徑雖然極有差異，在講經弘法卻有抉擇的重疊之處，縱然講經的因緣不同，但是可察見兩者對於「大乘經典」的思想與修行法門認同也推崇。值得一提之處，太虛法師於1934年在寧波阿育王寺宣講《藥師經》，印順法師於1954年在善導寺講《藥師經》，提出當年太虛法師講此經時有三大因緣，其一即是「依藥師淨土創建人間淨土」；⁶⁶1985年與2001

便是極短篇也字字珠璣，卓越的見地能振聾啟聵並發人深省。參自釋慧璉，〈印順導師與中國佛教研究〉，收入《第七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論文集》，桃園：佛教弘誓學院，2008年5月，頁（C4）1。

⁶² 參自邱敏捷，〈印順對《法華經》詮釋的觀點——兼與其他重要註釋家的比較〉，收入《玄奘佛學研究》第十七期，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2012年3月，頁59-92。

⁶³ 釋證嚴，《地藏經講述》（共四冊），台北：靜思人文，2019年。

⁶⁴ 印順，《佛法是救世之光》，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新版，頁38。

⁶⁵ 印順，《藥師經講記》，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新版。釋證嚴，《藥師經講述》（共三冊），台北：靜思人文志業，2016年。

⁶⁶ 此三大因緣分別為：一、近代人類重視現生安樂，二、東方淨土與中國，三、依藥師淨土創建人間淨土。引自印順，《藥師經講記》，頁2-4。另外，

年，證嚴法師亦講述《藥師經》，並提出這部經典對現世生活的契理契機。⁶⁷據此，太虛法師、印順法師、證嚴法師除了有師生、師徒之間的繫連，亦重視《藥師經》（東方淨土）與現世人間的相契合。

（二）從「人間佛教」到「人間菩薩」

印順法師雖繼承太虛法師「人生佛教」思想，但是認為「人

印順法師於〈東方淨土發微〉提及「東方淨土」特別重視了現生的利益安樂，指出「這對於大乘菩薩，利益現實人間的精神，有著很好的啟發」；亦提及藥師琉璃光如來所發的十二大願，皆是「針對現實人間的缺陷而使之淨化，積極地表現了理想世界的情況」，乃為淨土的建設計畫，而在人間致力於此理想之實現，並認為東方藥師淨土是「人間淨土」的典範。見印順，〈東方淨土發微〉，收入《淨土與禪》，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新版，頁132、153-154、157。

⁶⁷ 釋德傳與何日生都曾提及，證嚴法師在1985年與2001年皆有講述藥師經的因緣，1985年乃因慈濟台北分會成立，當時亦正籌募花蓮慈濟醫院建院經費，因此證嚴法師在每月農曆的27-29日三天，親至台北分會講述《藥師經》，但是只講完「藥師佛十二大願」的部分；2001年7月，證嚴法師於花蓮靜思精舍再度講述《藥師經》，至翌年7月全經講畢。何日生另外也提及，實際上於1966年農曆3月24日「慈濟功德會」創立之時，證嚴法師在這天舉辦藥師法會並且講述《藥師經》，爾後每月農曆24日成為慈濟固定發放日（也是藥師法會日），每次在慈善發放後，證嚴法師會宣講《藥師經》為信眾與「感恩戶」（貧苦領發放物者）祈福。以上參自釋德傳，《法之體現：以慈濟志工身體經驗為例》，花蓮：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45、何日生，〈證嚴上人立慈濟宗門之思想體系〉，收入樓宇烈、赫曼·李奧納等著，《慈濟宗門的普世價值》，2017年，頁190-193、244-254。

生」佛教是為對治重死與重鬼的傳統中國佛教，其認為對治重死、重鬼的佛教以外，亦該反對天神化的佛教，故而提出純正的「人間」佛教。〈人間佛教要略〉一文，印順法師依序闡明「論題核心」、「理論原則」、「時代傾向」、「修持心要」，建構「人間佛教」義理系統；亦將菩薩道經歷的過程分為凡夫菩薩、聖賢菩薩、佛菩薩三階段，強調「人間佛教」所重視為「人菩薩行」，即是由具煩惱身的凡夫，依菩提心（大乘信願）、大悲心、空性見習行十善業，如此的初學菩薩又稱「十善菩薩」，是以人身學菩薩道的正宗、由人到成佛的第一步。⁶⁸

相對於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提出，是長年從經典深究累積醞釀而成形的理論，證嚴法師則是從實際行動來展現「人菩薩行」、提倡「人間菩薩」；雖然其未表達與「人間佛教」思想的直接關係，但是其在《印順導師略傳·序》確曾提及：「『為佛教、為眾生』是吾師對證嚴所一再期許的，而證嚴確也無日或忘。目前正在展開的慈濟教富濟貧志業，就是吾師『為佛教、為眾生』的發揚光大」，⁶⁹又言：「吾師對大乘教義之弘揚不遺餘力，不僅強調『理入』，更強調『行入』……這是影響證嚴孜孜於慈善事業的根源。這種根源，源遠流長，絕非任

⁶⁸ 印順法師亦強調「十善菩薩」的修行，與人天乘為己身之人天福報而修持大不相同，乃是由人間正行去修集菩薩行的成佛之道，深度高度廣度皆迥異於人天道。

⁶⁹ 釋證嚴，〈印順導師略傳 序〉，收入釋真華，《印順導師略傳》，花蓮：慈濟佛教基金會、慈濟文化志業中心，1990年，頁3-4。

何人所能輕易曲解與否認。」⁷⁰據此，可知她秉承「為佛教，為眾生」的師訓以及印順法師對「大乘教義」的弘揚，來「行入」其慈濟志業。⁷¹證嚴法師表示慈濟宗所修的是「人間菩薩道」⁷²，並且對「宗門法脈」作如下解釋：「靜思法脈勤行道」是將「佛法生活化」、「慈濟宗門人間路」是要「菩薩人間化」，⁷³亦曾提及慈濟人應當明白「師志」是行菩薩道：「我們從凡夫起步學佛，到達佛的境界，中間這段路就叫做菩薩道」；⁷⁴又以「菩薩所緣，緣苦眾生」對慈濟人提出期許，⁷⁵強調慈濟人志為「人間菩薩」，以慈濟世界為培訓菩薩的道場，猶如彌勒菩薩身處「兜率天宮」培訓一樣，⁷⁶依著「慈濟十戒」守護生命

⁷⁰ 釋證嚴，〈印順導師略傳 序〉，收入釋真華，〈印順導師略傳〉，頁 4。

⁷¹ 除了受到印順法師的影響，《無量義經》、《法華經》等經典，誠然是重要的根據。

⁷² 釋證嚴，〈靜思法脈 慈濟宗門〉，樓宇烈、赫曼·李奧納等著，《慈濟宗門的普世價值》，頁 44-45。

⁷³ 釋證嚴，〈靜思法脈 慈濟宗門〉，樓宇烈、赫曼·李奧納等著，《慈濟宗門的普世價值》，頁 15。

⁷⁴ 證嚴法師，〈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台北：天下遠見，2008 年，頁 47。

⁷⁵ 證嚴法師：「『菩薩所緣，緣苦眾生』只要眾生快樂，菩薩就快樂；只要眾生平安，菩薩就心安。這即是慈濟人，不只是在台灣，普天之下只要有慈濟人的地方，都會有感人的事跡。」引自釋證嚴發行，《慈濟年鑑(1995)》，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1996 年，頁 419。

⁷⁶ 釋證嚴發行，《慈濟年鑑(1997)》，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1998 年，頁 437-438。

與慧命，守戒自愛。⁷⁷此處若對照印順法師重視以「十善菩薩」為「人菩薩行」的起點，且強調法與律、自利與利他合一等原則；證嚴法師以慈濟志工發願成為「人間菩薩」、從凡夫起步學佛，並且特立「慈濟十戒」⁷⁸，宣揚「由善門入佛門」的理念，應可發覺證嚴法師是以某種更「淺顯易懂/易行」的方式，實踐「人菩薩行」。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偈頌》：「趣入大乘者，直入或迴入」，意指趣入大乘的修學者，有「直入」與「迴入」之差異，「直入」是直接往菩薩道而行，「迴入」乃是先修別道再轉入大乘道，而「直入」者，正是依人乘行而入佛道，具有「慈悲增上」的特質；印順法師更強調習行「十善業」的初學菩薩，乃是以人乘行入大乘，正是「悲增上」菩薩的風格。⁷⁹是故從太虛法師主張的「今菩薩行」，印順法師重視的「人菩薩行」，及至證嚴法師倡導的「菩薩在人間」、「人間菩薩」，顯示三人相近的菩薩道立場，皆有「悲增上」的特質。由此，雖不能將三者的思想理念一併而論，畢竟有重於思想、有重於實踐，但是就菩

⁷⁷ 證嚴法師，《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頁 158-159、161。

⁷⁸ 「慈濟十戒」之前五項為佛教五大根本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後五項是證嚴法師針對現今社會形態及慈濟志業屬性另行訂立，期許每位慈濟人都能遵守：「六、不抽菸不吸毒不嚼檳榔，七、不賭博不投機取巧，八、孝順父母調和聲色，九、遵守交通規則，十、不參與政治活動示威遊行」。

⁷⁹ 印順，《成佛之道》（增註本），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新版，頁 262-264、398。

薩道信念的一脈相承，本文認為具「人間佛教」思想的傳承意義。

(三)「為佛教，為眾生」的「心詮」與「新詮」、傳承與發揚

印順法師當年意欲為佛教為眾生尋找純正的佛法而出家，其自述：「我立志為佛教、為眾生——人類而修學佛法」；⁸⁰而其收證嚴法師為徒，便是直接以「為佛教，為眾生」作為訓勉，此處可看出師徒二人出家的初衷與開端，已有菩薩道精神的傳承。而印順法師給證嚴法師的六字勉勵，證嚴法師曾說：「『為佛教，為眾生』這句話，相信師父跟很多弟子說過，並不是對我特別；但是這句話對我而言很重要，師父像是一盞明燈，我得一善得拳拳服膺，全心一志『信受奉行』。慈濟能有今天，也是從這句話開始做起！」⁸¹師父給予弟子六字期勉，並未指導該如何實行，但是證嚴法師以其一生的所言所行回報師訓，已然遠遠超乎印順法師的期待。⁸²本文認為可從三個面向來探討此六字所蘊含的意義與展開的影響。

1、對師訓的「心詮」

印順法師在慧日講堂收證嚴法師為徒，是一個偶然而匆促的因緣。印順法師日後回想這段際遇，直言不可思議，而證嚴

⁸⁰ 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頁 50。

⁸¹ 潘煊，《行願半世紀：證嚴法師與慈濟》，頁 14。

⁸² 本文以為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與「剃度依止的師父」相處皆有限，卻都以大成就回報三寶恩、師恩、眾生恩。

法師自然無從追尋為何印順法師當時會以此六字相勉；但是，她往後一步一腳印建立的慈濟功德會、慈濟宗門、靜思法脈，本文認為是她報師恩的「心詮」，⁸³她從當下的感動感謝感念，來詮釋印順法師的心意與期許。

實際上，從證嚴法師一路以來的開示，無論印順法師在世或辭世，她對於師父的尊敬、景仰、感恩、懷念，都相當深刻；對於師父的照顧、付出，更是不遺餘力，印順法師最後即是於花蓮慈濟醫院安詳捨報，後事的所有細節也由慈濟與新竹福嚴精舍共同承辦。印順法師辭世以後，慈濟靜思人文出版《我思我師人間導師》DVD，在在見著證嚴法師的不捨與悲痛。

證嚴法師對印順法師言語互動不算頻繁，也甚少在法義上交流，但是為何她對師父的法情那麼深厚？除了報答在慧日講堂的大恩，本文認為由於兩者都體弱多病，故而格外理解並惜視彼此；在慈濟出版的文字與影音資料，皆有兩人心疼對方的表達。證嚴法師雖然沒有傳承印順法師的思想，但是印順法師的行誼典範，應是她時刻置於生命的自勵，更是她用心體會的師教。

⁸³ 證嚴法師在 1998 年對慈誠幹部的開示：「有人問我是研究什麼宗？我說是『慈濟宗』。我到底修什麼法門？很簡單，就是『為佛教，為眾生』，這是導師給我的兩句話。傳心，祈願，這份心如果能把持住，將願力時時行願，就夠了。」提出其以印順法師給予的兩句話「傳心」，是故本文認為這是一份報答師恩的「心詮」。以上引自釋證嚴，《靜思法髓溯源》（一），頁 242。

2、對古往今來佛教義理的「新詮」

《法華經·藥草喻品》：「一味之水，草木叢林，隨分受潤。一切諸樹，上中下等，稱其大小，各得生長」、「佛平等說，如一味雨，隨眾生性，所受不同」，⁸⁴意指天降雨水滋潤草木叢林，大小草樹依自身所獲水量而成長，此喻意為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誠如證嚴法師所言，印順法師對很多弟子也許都曾以六字勉之，但是證嚴法師從自修到創立慈濟志業的歲月行進間，已然有自己的詮釋。又，古往今來「為佛教，為眾生」的道理，佛弟子在閱讀經典或聽聞佛理時必然了解，但是人人知與行的程度各不相同，證嚴法師的知行程度是以一生的法身慧命來體證，或可說是其對菩薩道的「新詮」，並以實踐證明之，其曾說道：「一九六三年，我皈依印公導師時，師父給我六個字：『為佛教，為眾生』。我永銘於心，誓願要提升佛教的精神與形象，同時能跨越宗教、種族與國界，廣度苦難眾生。」⁸⁵

3、以眾生、苦難入道的「傳承與發揚」

印順法師予以證嚴法師「為佛教，為眾生」的勉語與期許，一般佛教法門或團體的入門是「為佛教」，但是慈濟的入門卻是「為眾生」。⁸⁶慈濟以眾生、苦難入道，爾後從中證明佛教在

⁸⁴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七卷，CBETA《大正藏》第9冊，No.262，p.19c24-26、p.20b2-3。

⁸⁵ 王端正發行，《從竹筒歲月到國際NGO：慈濟宗門大藏》，台北：經典雜誌、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2011年，頁40。

⁸⁶ 慈濟以「為眾生」作為入門，但並非忽略「為佛教」的理念。證嚴法師曾說道：「我們要飲水思源，不要忘記慈濟開頭的『竹筒歲月』；同時，我

苦難中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佛教有照顧眾生的絕對力量；在某種程度上，慈濟「為眾生」的入門或可更符合佛陀的本願，因為佛陀即是看到眾生苦難與老病死的景象，方發願出家尋求度世、解脫之道。證嚴法師創立慈濟的入道方向，開啟的路線跟其他教團大不同，但從創立至今，慈濟成為台灣（或可說發展至全球）規模最大的佛教教團暨志業體，證明證嚴法師的入道方向是受到肯定與認同的，亦是將「人菩薩行」的理念實際地體現。

（四）師訓傳承與宗教實踐史的範式建立

本文認為證嚴法師對於「為佛教，為眾生」六字，亦以自身的方式傳承且發揚。其不但將經典轉化成實踐的語言，並且

也沒忘記當初導師對我說的兩句話：『為佛教，為眾生。』開始時要如何『為佛教』呢？一定要從苦難人開始，先安頓他的苦之後，才有辦法入他的心。」林建德提出：「慈濟人雖然『不傳教』，但卻有明顯的信仰立場，希望透過慈善志業的實踐，體現佛陀和佛法的精神」、「從善門走向佛門」說明慈濟善門的實踐中，已然含有佛門的理想，一如佛教亦以『眾善奉行』為目標之一，而走向佛門後，更要從善門中積極行入世關懷」、「就證嚴法師『善門入佛門』的理想，可說是一種『開權顯實』的運用，即從善門當作方便，度引眾生進入佛門，而以佛門為最終的依歸」，其認為證嚴法師帶領慈濟的理念，即是慈善救助事業不以傳教為目的，但不失佛教慈善事業應具有的「佛教理想」，證嚴法師「善門入佛門」的理想，是為方便度引眾生進入佛門，最終仍是以佛門為依歸。以上引自釋證嚴，《靜思法髓溯源》（一），頁 244-245、林建德，〈出入於聖俗之間——佛教慈善事業之初步思考〉，收入《玄奘佛學研究》第二十八期，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2017年9月，頁 116、119、132。

扣緊社會實踐的面向，由一家、一社區、一社會、一國家，逐步將實踐力蔓延到國際世界。

從慈濟功德會的初始，證嚴法師喊出每天省下買菜的五毛錢存到竹筒便能行善的口號，竟讓一群多不識字的家庭主婦，從竹筒歲月到提起全天下人的菜籃。證嚴法師亦曾提及，有的人認為佛經太深讀不懂，她簡潔回應「做就對了」，因為「做中學，學中覺」，佛法是從生活行動中去體會的。又比如印順法師寫過〈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人間佛教要略〉、《學佛三要》、《成佛之道》，為人間佛教尋探出印度原始佛教的精神、經典的依據、提出論題核心與理論原則、並論述由人菩薩行而成佛的修持心要。證嚴法師亦有著作，其講述《凡人可成佛》，⁸⁷從十信篇、十住篇、十行篇、十回向篇、十地篇、等覺妙覺篇，以一則則的開示或小故事，引領大眾進入菩薩的修行旅程；又作《淨因三要》，⁸⁸提出以「清淨心」修淨因三綱目，即達「人成」，人成之後，「佛成」則指顧之間可待。⁸⁹兩相對照，證嚴法師以更符合於現代的白話語文，揭示由人做菩薩、由人成佛的道理，普遍大眾都可懂可行。

台灣佛教界的領袖各有信眾，然證嚴法師的信眾可謂滿天下，故而本文以為她用淺白的文字菩提（寫作），並用國語夾

⁸⁷ 釋證嚴，《凡人可成佛——菩薩五十二位階講記》，台北：靜思文化，2009年。

⁸⁸ 釋證嚴，《淨因三要》，台北：靜思文化，1997年。

⁸⁹ 修淨因的綱目有三：「一、孝順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事。二、受三皈依，具足十戒，不犯成儀。三、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引自證嚴法師，《淨因三要》，頁6-7。

雜文雅的閩南語作開示，講靜思語、講經典、講人生智慧，突顯其運用語言文字凝聚群眾的弘法能力，而此語言文字有讓佛教義理淺顯易懂的特質。一般認為信仰佛教要先懂佛法，但是證嚴法師是讓人從「做」學到法，「做中學，學中覺，覺中做」，在做的當中體會慈濟、體解佛法的生活化。除了特有的語言文字風格引領人心，證嚴法師的行旅足跡，下鄉入市井，也是讓慈濟深入大眾人心的重要因素，證嚴法師與滿天下的弟子，牽起堅固的師徒情誼，尤以女眾弟子對慈濟的奉獻付出，更是做出一本本女性宗教經驗的生命傳記、行出一部部的慈濟大藏經。是故，本文認為證嚴法師在台灣與國際世界，落實人間佛教、行菩薩道，直至建立宗門與法脈，都是對「為佛教，為眾生」此一師訓的傳承與發揚。

前文述及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皆為薄弱之軀，病痛相伴，但是印順法師筆耕不輟、盛年時講經不斷，證嚴法師行腳不輟、日日講經（開示）不斷。本文認為這對師徒都在建立當代僧傳的新典範、亦建立宗教實踐史的新範式；而這其中的連結，皆不離「菩薩道」信念之核心。

六、結語

證嚴法師多次提到印順法師對其一生影響甚大，亦曾於外籍記者來訪時，問及「一生中哪些人對您有影響？」，證嚴法師以「人生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年輕時父親突然往生；再者是我的師父，他推行人間佛教。」⁹⁰另外，證嚴法師也曾表示

⁹⁰ 釋證嚴發行，《慈濟月刊》第503期，2008年10月，頁162。

「靜思法脈」與「慈濟宗門」是皈依印順法師之時，得到「為佛教，為眾生」這六個字的那一剎那，便已深植心中。⁹¹又印順法師圓寂以後，證嚴法師數度說道：「有印順導師，才有證嚴法師；『我思、我師』，因為不斷思念著導師，也不斷提醒自己負起延續慧命的責任，靜思弟子世代傳承，靜思法脈永恆傳續。」⁹²本文認為「為佛教，為眾生」的師徒相遇與傳承意義，說明師承關係在思想與法門的「條件」以外，「菩薩道信念」是一份更篤厚的接力行願，亦為人菩薩行的典範傳承。

誠然，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差異確實甚大，但是本文認為兩者的傳承意義更值得關注，且有僧傳研究的深刻價值，本文將結論歸納於下：

- (一) 證嚴法師曾述及在小木屋清修的半年裡，專注抄讀《法華經》且深入體解經義，故而「漸漸體會到佛陀教示的千經萬論，無非是教導人人要行菩薩道，而師父所說的『為佛教、為眾生』深義，就蘊含在《法華經》經文之中」。⁹³更直言道：「靜思法脈『為佛教』，是智慧；慈濟宗門『為眾生』，是大愛。我的師父囑咐我『為佛教，為眾生』，我則告訴慈濟人『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

⁹¹ 證嚴法師雖創立「慈濟宗」，但做出如下的闡述：「其實，『靜思法脈』不是現在才開始，『慈濟宗門』也不是現在才說。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在皈依時從師父得到『為佛教，為眾生』這六個字的那一剎那間，就深植在我的心中，直到現在。」引自釋德伋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 73。

⁹² 釋證嚴發行，《慈濟月刊》第 644 期，2020 年 7 月，頁 131。

⁹³ 釋德伋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頁 58。

己志』，一脈相傳。」⁹⁴由此可見著「為佛教，為眾生」、「佛心師志」的一脈相傳，是從拜師、小木屋時期便已是傳承的開端。是故論法脈、論菩薩道信念（人菩薩行）之傳承，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的師徒關係、師徒理念皆具緊密之聯繫。⁹⁵

- (二) 印順法師以學問僧之形象，經長年之沉潛醞釀，提出人間佛教／人菩薩行思想；證嚴法師則以興福僧形象，以長年說法、行腳的弘法方式，引導慈濟志業體實踐／體現人間佛教之人菩薩行。
- (三) 印順法師的特質是著作等身的學問僧，以廣博的文字般若對佛教學術有高度的貢獻。證嚴法師的特質則是慈善實踐的興福僧，以比丘尼形象開拓慈濟的四大志業、八大法印。印順法師從經典找尋依據、詮釋深奧的義理、撰寫高深的著作，而證嚴法師是行出經典、將經典轉化

⁹⁴ 釋證嚴，《靜思法髓溯源》（一），頁 365。

⁹⁵ 與證嚴法師師徒情誼甚深的德恩法師，是靜思精舍早期之住眾，在其因病早逝後，精舍大眾因緬懷其人其事而出版紀念集。在其中，可見著靜思精舍師徒間、法師們之間的珍貴記事。其中有一段敘述：「當上人把成立功德會的構想草案呈給師公看時，師公也很歡喜，於是『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於民國五十五年成立，『慈濟』二字也是師公所賜與。」由靜思精舍德字輩弟子的文稿，可知證嚴法師創立「慈濟」、以之立名，是印順法師給予的意見。據此，本文認為「慈濟」的取名發想，也許是印順法師對證嚴法師的一種期許，將「為佛教，為眾生」的理念寄託當中。以上參自釋德昱，〈德恩師父的學佛因緣〉收入釋德悅等編輯群，《雲淡風輕似水人生：記憶德恩師父》，花蓮：靜思精舍，2005年，頁 48。

成實踐的語言並深刻地落實。

- (四) 印順法師曾將《增一阿含經》原句：「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稍作修改為「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強調佛陀是由人身在人間成佛，成佛以後依然在人間度眾，呈顯「佛在人間修行」的重要性。證嚴法師勉勵慈濟人行菩薩道，並且強調「佛法生活化，菩薩在人間」、強調行經的法門，這種力行菩薩道的實踐特質，與印順法師所著重的「人間修行」一致。印順法師提出的人菩薩行思想，由凡夫具煩惱身而行菩薩道的過程，與證嚴法師叮嚀慈濟人在習氣之中學當「人間菩薩」的形象，也具一致的特性。印順法師把佛陀的真實性找回人間，證嚴法師的慈濟宗門也許可視為建立實踐人間佛教的時空場域，並將大乘菩薩道的修行在人間具體運作。
- (五) 前文引述印順法師認為自己生性內向，其另有分析自身是「感性弱而智性強，執行力弱而理解力強」，屬於佛法所說的「智增上」者。是故從印順法師一生與人的互動，所講幾乎是思想跟理論，法義外的言語並不多聞。證嚴法師秉承六字師訓，亦認同師父的大乘菩薩道精神，但是她不用印順法師的文字，她以自身的語言、以及對師訓的心詮與新詮，走出自己的弘法之路。唯奇妙之處，其所做所為、所提倡、所宣導、所實踐，似乎與印順法師有一種默契式的相合與接軌。此弘法特色，可視為弟子以行動實踐師父的思想；換言之，印順法師人間佛教的理想，或可言說落實在證嚴法師的慈濟志業體。印順

法師與證嚴法師師徒兩人對於成佛之道、人菩薩行、行菩薩道的解說方式不同，但是傳達由人成菩薩成佛的目標（作用）卻是相同。

- (六) 慈濟教團、志業體雖是佛教團體，卻不以佛學取勝，此在印順法師的法脈(或言弟子門生之傳承)裡確實特別，卻未見矛盾。是故以印順學派而言，證嚴法師雖未必被納入；但是在人間佛教的實踐上，是最具代表性的傳承。

「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在全球化的格局中，如何重新定位？又，被當代人接受的關鍵為何？也許是在於跟「人」接觸、與眾和合的過程。是故義理上的調整、對當時當世的人間/宗教關懷，如何地契理契機、凸顯「此時、此地、此人的關懷與淨化」的特質，「慈濟」的呈現，應是有相當的代表性。

印順法師自敘：「我是繼承太虛大師的思想路線（非「鬼化」的人生佛教），而想進一步的（非「天化」的）給以理論的證明。……我的身體衰老了，而我的心卻永遠不離（佛教）少壯時代佛法的喜悅！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⁹⁶證嚴法師自述：「五十多年前，我的師父^上印^下順導師給我的只有『為佛教，為眾生』，僅僅這六個字，讓我這一輩子做不完，來生來世還要再繼續。」⁹⁷、「我的師父對我說『為佛教，為眾生』，我也是把握當下，久久不敢遺忘。

⁹⁶ 印順，《華雨集》（四），頁 69-70。

⁹⁷ 釋證嚴，《靜思法髓溯源》（一），頁 246-247。

所以，生生世世，日日夜夜，都是為佛教，為眾生。」⁹⁸師徒兩人以危脆之身在苦難人間許下的承諾，蘊藉著「生生世世」行菩薩道的堅厚毅力，燈燈續照、願願傳心，「為佛教，為眾生」的傳承意義於此尤甚展顯。

徵引文獻

一、漢譯佛教典籍

（後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七卷，《大正藏》第9冊，No.262。

二、近現代著作

專書：

大愛電視台，《^{上印下}順導師傳紀錄片文稿》，台北：靜思文化，2003年。

天下雜誌記者，《影響200》，台北：天下雜誌，2006年。

王端正發行，《從竹筒歲月到國際NGO：慈濟宗門大藏》，台北：經典雜誌、財播人文志業基金會，2011年。

李玉珍、林美玫合編，《婦女與宗教：跨領域的視野》，台北：里仁書局，2003年。

余德慧，《生命轉化的技藝學》，台北：心靈工坊，2018年。

邱敏捷，《「印順學派的成立、分流與發展」訪談錄》，台南：妙心出版社，2011年。

林其賢，《聖嚴法師年譜》（第二冊），台北：法鼓文化，2016

⁹⁸ 釋證嚴，《靜思法髓溯源》（一），頁264。

年。

侯坤宏，《印順法師年譜》，新北市：國史館，2008年。

莊永明總策畫，《學術台灣人》，台北：遠流出版事業，2002年。

雲菁，《千手佛心——證嚴法師》，台南：大千文化，1995年。

樓宇烈、赫曼·李奧納等著：《慈濟宗門的普世價值》，台北：慈濟傳播人文志業，2017年。

潘煊，《行願半世紀：證嚴法師與慈濟》，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年。

釋真華，《印順導師略傳》，花蓮：慈濟佛教基金會、慈濟文化志業中心，1990年。

釋德悅等編輯群，《雲淡風輕似水人生：記憶德恩師父》，花蓮：靜思精舍，2005年。

釋德仉編撰，《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2008年。

印順法師著作：

《遊心法海六十年》，台北：正聞出版社，1985年。

《華雨集》（四），新竹：正聞出版社，1993年。

《中觀論頌講記》，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新版。

《藥師經講記》，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新版。

《淨土與禪》，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新版。

《佛法是救世之光》，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新版。

《成佛之道》（增註本），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新版。

《華雨香雲》，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年新版。

《平凡的一生》（重訂本），新竹：正聞出版社，2005年。

證嚴法師著作（含發行、月刊）：

- 《慈濟年鑑（1995）》，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1996年。
- 《淨因三要》，台北：靜思文化，1997年。
- 《慈濟年鑑（1997）》，台北：慈濟文化出版社，1998年。
- 《禮敬·追思 人間佛教導航師——印順導師》，台北：慈濟人文志業中心，2005年。
- 《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台北：天下遠見，2008年。
- 《慈濟月刊》第503期，2008年10月。
- 《凡人可成佛——菩薩五十二位階講記》，台北：靜思文化，2009年。
- 《慈濟月刊》第644期，2020年7月。
- 《靜思法髓溯源》（一），台北：靜思人文，2021年。
- 《靜思法髓溯源》（二），台北：靜思人文，2021年。

期刊、會議論文：

- 丁仁傑，〈進步、認同、與宗教救贖取向的人世性轉向：歷史情境中的人間佛教及其行動類型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62期（台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6年6月），頁37-99。
- 江燦騰，〈慈濟宗的建立與當代台灣佛教思想的詮釋衝突〉，《北臺灣科技學院通識學報》第6期，台北：北台灣科技學院通識教育中心，2010年6月，頁67-88。
- 邱敏捷，〈論印順學派的成立〉，《台灣文獻》第六十二卷第三期，2011年，頁321-349。
- 邱敏捷，〈印順對《法華經》詮釋的觀點——兼與其他重要註釋家的比較〉，《玄奘佛學研究》第十七期，新竹：玄奘大

學宗教學系，2012年3月，頁59-92。

林建德，〈印順學派與慈濟宗門——試論印順思想對慈濟志業開展之可能啟發〉，《玄奘佛學研究》第十七期，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2012年3月，頁93-134。

林建德，〈出入於聖俗之間——佛教慈善事業之初步思考〉，《玄奘佛學研究》第二十八期，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2017年9月，頁105-136。

洪啟嵩發行，〈票選最具響力的年度十大佛教新聞十大佛教人物〉，《福報周報》第116~117期，台北：福報報業有限公司，1989年12月25日-1990年1月6日，頁11-17、頁18-21。

越建東，〈聖嚴法師與印順導師之思想比較——以人間淨土和人間佛教為例〉，收入《聖嚴研究》(第八輯)，台北：聖嚴教育基金會，2016年，頁191-232。

藍吉富，〈印順學的形成與發展〉，《第七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會議會議論文》，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主辦，2008年5月31日-6月1日。

釋厚觀，〈印順導師讚嘆的菩薩精神〉，《印順導師百歲嵩壽祝壽文集》(論文篇)，新竹：福嚴佛學院，2004年，頁1-31。

釋慧璉，〈印順導師與中國佛教研究〉，《第七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論文集》，桃園：佛教弘誓學院，2008年5月，頁(C4)1-(C4)14。

學位論文：

釋德傳，《法之體現：以慈濟志工身體經驗為例》，花蓮：慈濟

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三、多媒體影音

靜思文化發行，《法譬如水：慧命的導航師（DVD）》，台北：
靜思文化，2003 年。

大愛電視台，《^上印^下順導師傳紀錄片（DVD）》，台北：靜思文
化，2003 年。



For Buddhism,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The Master-Disciple Relationship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mission between Master Yinshun and Master Cheng Yen

Liao, Yi-Ru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Religion and Humanities, Tzu Chi University

Lin, Chien-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Institute of Religion and Humanities, Tzu Chi University

Abstract

When Master Cheng Yen fortuitously became a disciple of Master Yinshun at the Light of Wisdom Dharma Hall in Taipei in 1963, he enjoined her to go forth, “for the sake of Buddhism, for the sake of all sentient beings,” a behest she immediately took to heart and which has become her lifelong motto. Despi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ir respective approaches to Buddhism—Yinshun is the paragon of a scholar-monk, and Cheng Yen is the quintessential charitable nun—they have both had a major impact on Taiwanese Buddhism and society as a whole.

In addition to academic theses on the Tzu Chi Foundation, Cheng Yen figures prominently in practically all recent discussions on how to put into practice Yinshun’s ideas on humanistic Buddhism, yet none of these studies goes deeply into the nature of this most unlikely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In this paper we showed that, despite their obvious differences, Yinshun and Cheng Yen also have quite a bit in common, especially in their equally zealous dedication to Buddhism and benefitting all sentient beings, an idea which for both of them is central to the master-disciple relationship. We also discussed how their relationship was founded not only on commonalities of doctrine and practice, but also on their common dedication to the lofty ideals of the bodhisattva path, whereby they have both become central figures in humanistic Buddhism, and have also come to illustrate the central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master-disciple relationship in contemporary Buddhism and beyond.

Keywords: Master Yinshun; Master Cheng Yen; humanistic Buddhism; bodhisattva path; humanistic bodhisattva path